

胡林翼、吴汝纶、张裕钊致徐椒岑书信

蒋元卿 金杏村整理

胡林翼致徐树岑^①书

椒岑世兄足下：

廿三日得惠缄，具谕堂封毕事，妥侑神灵，千载松楸，永留贞碣。固非如椽大笔，不足以彰义烈而表光仪。鄙人于役行间，文字荒弃，墓志一节，未欲固辞，而深愧鄙陋也^②。颁来书册，均已收到，感谢之至。多都护^③一军，实以援贼扰近六、霍，预备大股凶徒，袭我楚军之后，并非无故退兵。盖援贼破灭，城贼不攻自走。顿万人于坚城之下，则兵力不得施展，金陵、定远覆辙可虞。不攻不围，能战能守，斯为胜着耳。此颂升祺。

制胡林翼顿首九月廿三日

注

①徐椒岑字晦甫，一字宗亮，曾参胡林翼、李鸿章幕，能诗文，著有《黑龙江述略》、《归庐谈往》、《善思斋诗文钞》等。

②“具谕堂封毕事，……而深愧鄙陋也。”指徐椒岑葬父乞胡林翼作墓志事。其父徐丰玉，字子逢，号石民，在湖北田家镇羊子山被太平军击毙。

③多都护即多隆阿。

胡林翼致徐椒岑书

椒岑大兄足下：

廿七日书奉到，书单圈出三种。甘玉亭^①尚未到英山，廿三日之书尚未到，十四日之书已奉到矣。弟大病，病后衰颓隳坏，

如八九十人。冬春三月，桐、怀军事方棘，未可以病怀安。年老土思，非素志也。拟移营太湖，以承李公^②大营之后。非有所赞助，特与前军音驿较近也。病情畏风雪，尚待数日，乃定师期，君异日可到太湖一谈为快。所示已商之希庵^③，正人大贤，国之柱石，惜未即皖臬之任，而权位亦且未尊。吾视皖人最可伤，天意怜其无辜，其必有以拯此水火，公且安之。手复。即颂时祺。

林翼顿首十一月卅夜

注

①甘玉亭字绍盘，曾任江宁令，后补崇明，坐事罢官。

②③均指李续宜。按：曾国藩四路分军，围攻安庆系在1859年，第四路军由李续宜统率。1860年，李续宜军进入桐城一带。同年底李续宜迁安徽按察使。至1861年农历8月26日，胡林翼病死，因此上两信应作于1859年。

乔松年^①致徐椒岑书

椒岑姻兄阁下：

前得惠书，籍知近况。受知而不尽其才，古今同慨，亦惟有随遇而安耳。脱颖而出，固有其时。苏季子抵掌华屋之时，其才智未必果逾于十说秦王，亦会逢其适耳。仆今乃知兄为方鹤翁东床，又有此节姻情，更相亲重。鹤翁之子在闽为卑官，其命名与兄相同，是偶合欤？抑有取义欤？又知兄与舍侄颂南并未及相见，而颇蒙推挹，深仰厪怀而爱才也。颂南之子竟不能读书，使颂南在，见此子顽钝若此，必捉掷水中。此时仆不能望其作文，但望其稍知作人，斯亦足矣。手此布复，即颂安善！

姻弟乔松年顿首

注

①乔松年字鹤侪，山西徐沟人。曾任两淮盐运使、安徽巡抚、陕西巡抚等。

乔松年致徐椒岑书

椒岑姻兄大人阁下：

顷奉惠音，感承存问。即谗安研苏抚幕府，金阊风景不恶，

文人亦夥，雅集清谈，定多佳兴也。先德祠堂闻已落成，良为慰愜。弟早拟稍致涓埃之助，苦于空困难指。今措百金，托方次屏兄寄上，即祈誉收，但可为窗纸之需耳。戈戈者深以为愧。今年河势盛涨，甚于往年，自入伏至霜降，终日皆危境也。舍侄孙荫福，已挈其妻来汴，拟令于秋间入都。此复即请文安！

姻愚弟乔松年顿首

张裕钊致徐椒岑书

椒岑仁兄大人侍史：

日前奉到七月八日惠函，以疾未及裁答，一昨又接奉六月十七日惠函，邕廛之雅，恳恳无已，古谊深情，超越时俗，感纫亦何可言。惟奖饰过甚，非不肖所敢任耳。就谕餐卫咸宜，述作日富，良符私颂。裕钊自曾文正后，复占得坤之六四，乃一意学为无咎无誉之庸夫。意虽无驼朝之美佞，或以是得免于今之世乎？然缘此似颇得相安，恍亦藏拙之一道也。惟是百年粗糲，千里孤羈，筋力日衰，神智日敝，而大道茫茫，未知竟在何处。每念足下读书养亲，家居自适，心定神闲，他日千秋之业，当属之吾子矣。近日必有得意之作，能以一二赐示不？承询玉勾草堂杜集，业已藏事，此间读书之士，颇不以为恶，竟令洛中为之纸贵。遵谕附陈价单数纸，希誉入。前后惠书所属种种，良友之托，必不敢忘。不日当以事归里，俟道过皖城时，一切再为面罄。复颂箸安。不宣。

愚弟张裕钊顿首八月十二日

今春作得曾文正祭文、莫子偲^①墓志各一首，过皖时当以就正也。又白。

注

^①莫友芝号邵亭，一号子偲。贵州独山人。有《邵亭遗文》。

张裕钊致徐椒岑书

椒岑仁兄大人侍史：

日前过我，深慰渴慕，惟是匆匆揖别，未尽所怀。夏五曾一假归，六月来金陵时，道过皖城，即诣局中奉访，而台从已前归去矣，为之惘然。敬维簪述侈富，餐卫咸宜，诸符私颂。足下文章已超出时辈万万，但望养之使益苍劲醇熟，于以追古作者而与之并不难也。闻吴至甫^①在深州甚有治绩，殊快人意。然鄙衷终祝其能少有馀赏，得解组归来，闭户读书，使所学有成，足为吾党增重，乃更佳耳，足下当亦以为然邪？裕钊马齿加长而学不进，恐终无所就，此事当已属之诸公矣。舍亲黄笛楼鹤立闻新得贵局差委，才短官薄，且公事多所未谙，裕钊已属书属其亲近有道，诚求教益。伏惟时加训迪，励之以植身勤职，俾得免于陨越，即不肖不翅身受其赐已。罗少村近有讯不？闻奉檄办沙市厘局，此固大府悯其穷而欲转之清淡，然殊非所乐就也。手颂箸安。惟亮誉不宣。

愚弟张裕钊顿首中秋前二日

注

^①吴至甫即吴挚甫，吴汝纶字挚甫。

张裕钊致徐晦甫^①书

晦甫仁兄大人侍史：

自去冬别后，每切怀思。及灯节后至鄂城，而文从已于前数日归矣。为之惘然。嗣又于二月旋里，一昨始复入城，往返仆仆，心耗神疲。承命为太淑人寿序，至今始得撰就，敬呈是正。文字浅薄，不足称，贤者欲貽令名之意，寿言中已备述此意矣。愧、愧！贵省通志得通人主持其间，它日必当驾康对山、韩五泉^②而上之矣。伯相^③所许榭局一事，目下复有变局。伯相乃欲以古今书院讲席相处，自惟庸陋，非所能任，再四辞谢，尚未获命，以此行止仍在未定耳。知关廛念，并以奉闻。前假庄子、屈

子各一部，谨用附还，希睿入。又姚惜抱评点荀子，能赐寄一观不？无任慕想。手此敬请箸安。惟亮睿不宜。

愚弟张裕钊顿首三月十一日

注

①徐晦甫即徐椒岑，见上注。

②康对山、韩五泉俱明人。康对山著有《武功县志》，韩柳泉有《朝邑县志》。正德时有合刊本。

③伯相指李鸿章。李鸿章于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陷落后，封一等肃毅伯。

吴汝纶致徐椒岑书

椒岑仁兄大人阁下：

去岁接惠示，当于家弟归觐时因便裁复，并将见惠大箸刻本细加签校奉呈左右。来书不及，未寓目耶？承嘱请加邮典，予谥建祠一事，已将尊意转达相侯^①，并述阁下数年以来，读书侍亲，学识日进。相侯已允为陈奏，且云前见存之^②所为传，未得事实，恐阁下当时尚幼，亦未必尽悉始末云云。盖其意于老伯深加敬慕，又自负其于当日情事最为明晰也。来书请将世职注销，自是仁孝立言之体，要可不须如此。表扬义烈，固不仅死事之家之幸，实亦大臣之责。惟须由尊处呈请，方可据以入告，或阁下自来面呈，或具禀寄呈，均俟裁酌。从前奏报死事，来示谓为江忠烈公^③，相侯谓非江忠烈公，岂亦传闻之不审耶？前归时适闻文从北去，不识栖止何所，甚为系念。今闻为吴中丞^④所留，又不识能久依否？吾辈事权不属，固不必高谈家国驱我奔走，惟是朝夕之需，甘旨是供，薪藿是谋，计其所致，似宜易慰，竟亦难若登天如此，此何说耶？海岑、雨亭均已道念，而雨亭奉委广德，安置客民，回省过夏数相见。此翁老矣，求一官而不可骤得，殊可怜也。敬甫^⑤数有信来，其学大抵以博综为主。阁下劝令专精，极见直谅之益。存老去冬留其生平著述尺许，属为校其得失，前致函评论，大略以文为上，经说次之，笔记为下。大拂此

老之意，复书辩其非是，弟自是盖亦稍怨拙直之性矣。桂仙闻数过从，此君大是吾辈畏友，其贫如我，何其蹇耶！中原军事，近闻大有起色，家兄始出而事且大定，弥深学不遇时之感。手复即询箸祺。

世愚弟吴汝纶顿首启七月八日

注

①相侯指曾国藩。曾国藩于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封毅勇侯。

②存之谓方宗诚，后之存老亦指方宗诚。桐城人。

③江忠烈公即江忠源，号岷樵。1853年庐州战役，为太平军击毙。

④吴中丞应即吴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同治三年署江苏巡抚。

⑤敬甫即萧敬孚，桐城人，有《敬孚类藁》。

吴汝纶致徐椒岑书

椒岑仁兄大人阁下：

前接惠书，具承存注，感纫无已。嗣闻文旌还皖，是以裁答稍稽。纶自八月入都，十月始返保定，旋即小疾累月，思欲一达鄙怀，而伏枕不能握管，接薛抚屏来书，知阁下甚盼复函，挚爱拳拳，何其厚也。李相近奉入黔之命，幕府从行者几人？阁下少有伟抱，似可乘时赴功，往取富贵。然高堂白发，恐亦未能远违定省。若临行不免绝裾，别后难慰倚闾，似又不如归侍之为得，此中权衡，贤哲当早有定计也。汝纶家贫废学，侧翅随人，从仕归耕，两不能任。前是中原多难，诸贤鹊起，劲翮刺天。及纶谋食四方，则祸患以次削平。欲凭虚而登青云，盖已四无阶径，老亲寿已指使，有子不肖，不能与时贤追逐，以遂显荣，甘旨不供，每用自疚。不得已而改就外秩，诚欲偷窃微禄，以奉高堂。从此隳落风尘，无足比数。阁下乃远惠书问，真乃大喜过望。张廉卿去岁东来，相得无间，曾为家大人撰箸寿言，临行强索赠诗，遂亦忘其陋劣，当时属令勿以示人，阁下从何处见之，而谬加赞赏耶？纶自十月到省以后，渐觉身是官人，山林寒素，遽裹章服，犯叔夜不堪之讥，贻诗人彼已之诮。趋衙执版，真觉强颜，至如旧业，已拟束之高

阁。固知昔贤之发名成业，盖皆天与厥福，非寻常所敢妄几也。羈留幕职，鬱鬱无聊，时对不相知之人，作无谓之调笑，以宣其胸次之壹塞。方存翁到此相见，颇相谁何。人固各有本怀，非可尽以儒者常谈相律也。比来拟筹迎养，请命二亲，久无复示，不识肯否北来。客居多感，心如乱丝，灯前作此书寄示故友，以报相爱之雅。敬问道履，惟珍重自爱。不宣。

汝纶敬顿首启事除夕前一夜

吴汝纶致徐椒岑书

椒岑仁兄世大人左右：

省城相见，旋复执别。积愆未宣，殊为怅悒。献岁发春，即谗侍福绥愉，顺时纳祐，至为跂颂。使来奉接手教，并见惠茶、镜二事，荷承垂注，感纫曷任。谨拜登佳茗，以答盛意。洋镜一具，籍使奉缴，聊伸受冷返璧之私。近时有志远略者，每好研究西学，一器一物，必皆珍爱玩弄，探讨其制作之源，所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非贵实物也。我兄识器宏远，以此物见惠，知爱实深，惜蒙陋无以副此。然辱承雅眷，亦不敢过自疎外，既慰得陇之私，复起伐棠之兴。前在省时，与方俊民搜求《惜抱轩集》，俊民谓尊处藏有两部。不自揣量，欲求以一部分赐，不识能割爱否？弟去岁归觐，揭债以充行橐。抵家未久，遂已不名一钱。现拟刻期首路，而办装无资，平生徒友，绝无钱财可赴人急者，颇自恨向来取友之不精矣。询来使，知正月未必出门，倘能枉驾过我一倾怀抱不耶？来示奖饰，非所敢承。至以节俭相规，则挚爱懃拳，敬当佩为韦弦，书之衣带。弟本无仕官之材，徒以二亲头白，甘饌不供，坐令山灵勒移，书册尘网，真乃山谷所称：“食贫自以官为业”者。师友期望为厚，大懼陨越貽羞，愧负知己，念此令人忸怩不安者累日。阁下清贫似我，而谋食更难，苟可稍资事畜，自应虚与委蛇。志局以勿遽辞退为是，书之成否，尚未可知，毋以大名贯耳为虑。扬州事成，改图固善，万一左右陇断，

世有鲍叔，亦未必以我为贪，此不可悉裁以濂、洛、关、闽之法也。承属令亲事，敬当竭力代谋，刘省三^①不喜人强项，近时自待益高，其与弟特所谓君子之交淡如者，作函恐属无济。郭周两处倘可相机一言，北行时必与相见，成否再行报命。（来示车笠之盟乃传者之误，前数年相与，所谓人自敬丞相长史耳。）日内能临敝庐，吾以脱粟饭相待。异时或北走燕赵，则吾州虽小，尚可为北道主人，后会正自易之。抑吾辈所以相与者，竟似别有因缘，虽踪迹乖张，书问疎阔，而兴来情往，针芥同苴，此岂山阻川深所能间隔耶。别后各宜努力，为噉饭之学而已。张廉卿前日过皖，匆匆一见。今岁闻在金陵，据鳳台书院一席。萧敬甫迄未相见，不知渠何以如是之忙。跼伏茅屋，颇以索居为苦，得手书喜不可言，而拜领厚馈又深惭无物为报，窘极愧极。手肃奉复，即颂侍祉，并贺新禧。不具。

世小弟吴汝纶顿首人日上状

注

^①刘省三即刘铭传，合肥人。

吴汝纶致徐椒岑书

椒岑仁兄大人左右：

去岁承惠一书，由家信中邮致，此信竟未接到，旋里后始闻颠末。渥荷拳注，感不可言。春间曾拟造访，竟亦未获遂念。敬甫到舍，谆托代致鄙意。近维侍履康愉，雅怀百适，德业日进，以古人为依归，视奔走衣食者相去霄壤矣。有近箸可便中寄视否？吾乡文学一派，近日不绝如带，老成凋谢，来者茫茫。诸君子少年俊才，亦往往多有，然或困于贫窶，或扰于人事，或囿闻见于一乡，或荒学殖于奔走，或为之而未成，或成矣而不大，嗣前辈之芳徽，蹈哲人之遗矩，非阁下其谁归！弟徒事奔波，毫无所得于世，而日丧其中之所有，少壮不力，深用自惭。近拟归覲

二亲，以中原易帅^①，大局未定，不□先生以为民望。现在相侯迭奉温旨，已暂定回本任，于开正第四日，即行移节徐方，弟仍拟随往。此间别无善境，惟喜尚可不废书耳。知注附及。手肃即请箸安。并贺年禧。不具。

愚弟吴汝纶顿首启嘉平四月廿四日

注

①系指1865年（同治四年），清政府任命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在中原地区围攻捻军事。信中的‘相侯’即指曾国藩。

吴汝纶致徐椒岑书

椒岑仁兄大人阁下：

前肃一函，久未奉到复示，未审台从何时到沪。顷奉惠示，具悉一一。伏在草莽，理乱不知，得公书如读朝报矣。黄翰堂竟遭水厄，洵可悼叹。招商局本贖亏廿餘万，此亦用夷变夏之戒。吾宗^①往年相识，曾文正颇加称赏，鄙意窃未敢深信，以为虚有其表。今据高位，不能以厚貌深情为藏短之术矣。阁下善承先志，秋试在即，自应暂留南方，转瞬槐黄得意，定当举酒相贺。合肥绝域之使^②，不过徒备一说，不必遂为良图。汝纶以窀穸未安，迄不敢弃亲远迈。今春涉夏，遍历原阜，迄未有成。合肥屡属早去，总以葬亲为辞愈久愈难，愈不能不葬而出。地师言人人殊，究无定论。未卜北征，竟在何日？承荐许仆，见面知为老成，惟敝处仆从过多，去年曾转荐数人他去，皆公所知，目前田闲食苦，势难多招奴隶。鼎言珍重，将来窃得一官，当为设法安置。肃复，即颂箸安，不具。

愚弟吴汝纶顿首四月初三

注：

①吾宗指吴棠。

②合肥指李鸿章。“合肥绝域之使，不过徒备一说，不必遂作良图”。指吴汝纶除夕前一夜之信所说：“李相近奉入黔之命”一事。

吴汝纶致徐椒岑书

椒岑仁兄大人阁下：

前接惠书，敬承台候万福，并审荣膺优叙，已入郎曹，至贺，至贺。前岁张揆逸谓阁下禄命必为贵官，近在三数年间，今已验矣。昨岁闻在唐军，今年见俊侯始知陈榻又悬，及读手示又闻刘公倒屣，历聘诸侯，席不暇暖，固由礼罗争致，而擔蹬蹶躒，久作腐公，谅非高怀所乐。承属代图之件，屡为陈言，未邀一诺，岂官星尚未到宫耶？隐侯北海，两无请托，已成不可破之局。来示所指各处皆有碍难之意，惟自咎不善辞说而已。廉卿近作益高，皆缘精通腐史，此岂荒废失学者所敢颉颃？叔耘扶丧南归，府主近仍折柬，不识冬间能否即来。《庄子章义》若能重刻，自是最佳，原书本有圈点，似不宜去，若欲雅洁，或别刻圈点，起止附于卷末亦可，然亦朝三暮四之见矣。惜抱之不满陈刻^①者，固自有在其平日持论，固谓圈点起发人意甚于解说矣。莪园^②身后放缺，邮奏亦极详备，可资史馆采择，九京差慰。健甫接管操江，颇为帅意所器，梅塘亦极邀上考，同乡寒士来谋此馆者，络绎不绝，津郡局面殊隘，惟声势甚宏远，以此误人，亦诸公驷马当运耳。弟二亲迄未得入土，初冬服阕，敬当南还，一谋窀穸。届时或出上海，则良规正自不远。敬甫近仍据其旧巢耶？手肃奉复，即颂升祉，诸希鉴登不具。

愚弟吴汝纶顿首七月十五夜

注：

①陈刻即指陈硕士刊刻的姚惜抱的各种著述。

②马复震一字心楷，号莪园。桐城人。曾管带操江轮。光绪三年，简授阳江阵总兵，已先歿半月矣。信内云云即指此事。

〔后记〕蒋元卿藏有胡林翼、吴汝纶、张裕钊等人致徐椒岑书信，现在从中选择了一部分加以整理。徐椒岑字晦甫，安徽桐城

人，系徐丰玉之子。徐丰玉在清咸丰年间，任湖北按察使。太平军攻湖北，他和江忠源在湖北、江西一带进行抗拒。后来，江忠源调到安徽，他单独在湖北顽抗，于湖北田家镇的羊子山战役中被击毙。徐椒岑早年投入胡林翼幕，后入李鸿章幕。胡林翼的这两通书札是楚军进入安徽与曾军配合围攻英王陈玉成时所写的。时间应该是1859—1860年（咸丰九年——咸丰十年）。信中曾提到有关军事方面的情形，胡林翼这时已“病后衰颓如八九十人”，不久就因咯血死掉。从信中流露出一些真实心情和实际情况，这对研究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的史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裕钊和吴汝纶都是桐城派后期的圭臬，吴汝纶在卸去冀州知州以后，就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曾专程到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办学时主张“化裁而致于用，学问与事业合一。”在文章方面是主张文以载道的，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桐城派自然也毫不例外。信中对于居官、办学、文学、处世以及对当时的‘技巧’（即西学）所持的态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示出自己的立场，观点。同时，对当时交游之中的如方宗诚，也都曾涉及。这对研究吴汝纶个人的思想演变，以及桐城派后期的某些情况，都不失为有意义的资料。

张裕钊以文章与书法称誉于当时。清末在古文方面，张裕钊与吴汝纶并称，为桐城派的后殿，在白话文兴起之前，他们对当时文风影响颇巨。他们的书信对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阅读方便，附加注释若干条。

蒋元卿、金杏村记。